

WEN

T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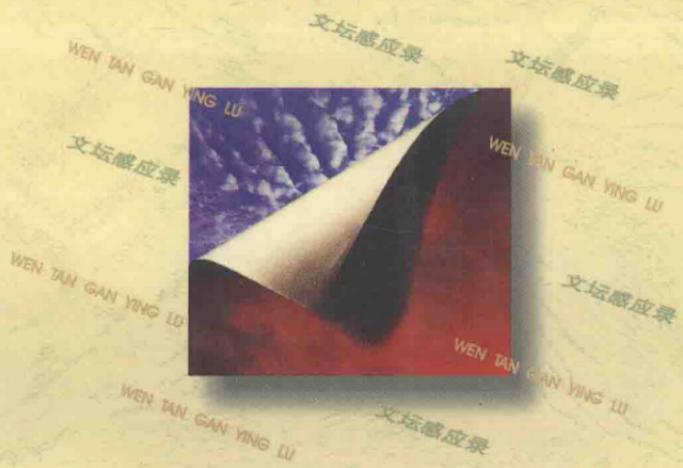
GAN

YING

LU

# 文坛感应录

●陈骏涛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 文坛感应录

陈骏涛 著

新登字(京)11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坛感应录/陈骏涛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6.10

ISBN 7-5033-0766-8

I. 文… II. 陈…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作品集—中  
国 IV. I 206. 7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3.625

字数:338千字 印数:1—1000

定价:16.50元(膜)

前记

我于“文革”终结之时正式迈进评坛，于今有十八九年了。其间出过两本集子：一本是1986年的《文学观念与艺术魅力》（海峡文艺出版社），一本是1992年的《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漓江出版社）。第一本书由于印数甚少（2500册），于出版的次年即告罄，后来曾与家乡的出版社联系重印一些，但始终未得如愿。第二本书出版后，我只拿到三四十本样书，其它的书则连书店的门坎都没有迈进就莫名其妙不翼而飞了（这里面有一段曲曲折折的故事，说起来挺烦人的，就不说它了），只可惜了漓江出版社的书号和白扔的印制费。

搞评论的人大体运气都不佳，我更是如此。本来也不想再出书了：不但没有稿费，还要倒贴钱，又何苦呢？但又总有点不甘心。我虽然天分不高，成绩平平，但十八九年来在文学评论这块园地里还总算是一名不偷懒的耕耘者，总不能在告老之前什么痕迹都不留下吧！

于是就求助于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老总和编辑同行。我从1992—1995年为长江文艺社主编了四套《跨世纪文丛》，共计42本，以4年的劳动换取出一本书的通行证，我想并不过分。出版社的朋友也愿意帮忙，于是我才编了这第三本书。怎奈时运不济，

书稿寄到出版社有半年多还没有发稿，说得“搁一搁”。出版社有苦衷我能理解，但这一“搁”——据我的前车之鉴——还不知“搁”到猴年马月呢？于是我灵机一动，就在中国作协主办的《作家通讯》的“书斋长镜头”上为自己作了一个广告，吁请其它出版社和社会贤达人士助我一臂之力。想不到这广告还真有效应，好几位朋友都来电来信表示同情和不平，有的还为我出谋划策。最令人感动的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几位朋友：从副社长范传新同志，到第二图书编辑部的主任刘增新，编辑王侠、侯健飞同志，都对这本书的命运表示关注，并慨然允诺解放军文艺社愿意不附加任何条件地出我这本书。这真是从天上掉下的馅饼，没想到在商品时代还居然有这样好事！军队的文化人我认识一些，但这几位朋友还是初交，对这几位初交但却真诚的朋友的慷慨相助，我只能由衷地说一声：谢谢了，谢谢您们，真诚的朋友！

本书收文起于 1986 年，迄于 1995 年，跨度不可谓不大，但多数文章还是写于 90 年代。考虑到我的第二本书实际上并未面世，所以从中选择了一部分文章收入本书——这些文章全都写于 80 年代后半期。全书分为三辑：第一辑是对新时期文学整体观照的文章；第二辑是关于文学批评及其理论建设的文章（包括为一批年轻评论家所写的序）；第三辑是关于作家作品评论的文章（也包括一部分序、跋）。长文章很少，以五六千字以内的文章居多，故收文颇丰（计 50 篇）。自知文章大多缺少深度，且学养不足，但从中大体能看出近 10 年来我在文坛上跋涉的足迹。

书名是受到阎纲同志文集《文坛徜徉录》的启示。但阎纲是文坛骁将，且学养颇深，他可以在文坛上“徜徉”，我则是文坛小卒，且才疏学浅，只能做到对文坛有所感应，故定名为《文坛感应录》。书名是白了一点，但比较切合实际，就用它了。

我的前两本书都有序，头一本是文坛前辈洁泯写的，第二本

是后生学子陈墨写的。这一本该找谁写呢？考虑良久，心目中也有好几位写序的对象，但却羞于启齿，无非是因为怕麻烦人。本来搞评论的境遇就不佳，如今更成了不折不扣的“灰姑娘”，连我自己都失却了往日那样的痴情了，又何必去连累别人呢？

于是决定破例不找人写序了。但在集子的末尾，还是收录了两篇年轻朋友写的文章：一篇是陈墨为我的《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一书所写的序，一篇是张恬写的关于我的印象记。两篇文章都写于 90 年代，内中的溢美之辞固受之有愧，但陈墨所记述的关于我的评论道路，张恬所描叙的我近年的心态，却还是确切的。

近年来我很少写正规的评论文章（特别是长文章）了，却转向了编书和写短论、随笔、杂感等，这不仅是时势使然，也是我给自己找到的一条出路。搞了十八九年的评论，总觉得这碗饭不好吃，这条狭窄的小道上又拥挤了过多的人丁——中国的评论家之多，在世界各国恐怕都属罕见。走过了几十年曲折坎坷的道路，经历了几十年清贫寡欲的生活，在老之将至时才终于读懂了“一要生存，二要发展”这一至理名言。舍生存何以发展呢？因此，为自己的余生寻找到一条生存之道，是迫在眉睫的事。那么，《文坛感应录》会不会是我的最后一本评论集子呢？

是为记。

1995.7.31

于北京避喧斋

1996.3.9

(85) .....	古都未共学文集
(86) .....	《赵文波选集》序言——
(87) .....	出自己选择的进退低调
(88) .....	对古都未共学文集
(89) .....	学文随笔市人录·升平晚
(90) .....	策向著装态斗酒放小游分
(91) .....	《姚永革》序——
(92) .....	又主业商嘛又主人——理论清玉文
前 记 .....	学文与文坛中士(1)
(93) .....	书系《基本文学知识》——
(94) .....	(卷五) 回答答
(95) .....	(卷六) 追溯命天
一个多元的文学时代 .....	(3)
小说：从多元并峙到多元融汇	
——对小说创作的一种期待 .....	(18)
沉思，当今文学界的一种动向 .....	(24)
“转型期”创作琐谈 .....	(30)
“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辨 .....	(35)
寻求军事文学的突破之路 .....	(39)
近年中国文坛“热点”问题述略 .....	(42)
写实小说：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 .....	(55)
“后新时期”，纯文学的命运及其他 .....	(66)
《跨世纪文丛》缘起 .....	(70)

纯文学并未消亡	
——兼谈《跨世纪文丛》	(73)
面对世纪的消逝与日出	
——与林白对话	(78)
90年代：卷入市场之后的文学	(83)
长篇小说创作态势答问录	
——答《作家报》	(87)
文坛新分野：人文主义和商业主义	(93)
关于中国女性文学	
——《红辣椒女性文丛》总序	(97)
答客问（五题）	(103)
天命斋论坛（八题）	(112)
第二辑	
当前理论批评建设管见	(137)
立足于扎实的坚韧的建设	(144)
走出困惑	
——与陈墨、陈晋对话	(151)
三种理论批评形态的交叉与互补	
——与朱向前对话	(165)
新美学—历史批评综说	(176)
文学批评职能三面观	(186)

## 对中西文学结合的寻觅

——苏丁《空间信赖与空间恐惧》序 ..... (197)

## 感情的投注和理性的张扬

——郭小东《诸神的合唱》序 ..... (202)

## 批评的寻觅：科学性与艺术性

——陈达专《优势与缺陷》序 ..... (210)

## 坚实、热忱的求索者

——陈思和《批评与想象》序 ..... (216)

## 批评：作为一种事业的选择

——孟繁华《文学的新现实》序 ..... (223)

## 在理论和创作之间

——朱向前《黑与白》序 ..... (227)

## 一位女性批评家的行进轨迹

——任一鸣《女性文学与美学》序 ..... (237)

## 批评：在通往成熟的道路上

——评黄子平的文学批评 ..... (241)

## 寻找生命的停泊地

——陈志红和她的文学批评 ..... (252)

## 一种切实的文学批评

——张奥列文学批评的选择 ..... (258)

## 大陆“金学”第一家

——陈墨和他的金庸及新武侠研究 ..... (264)

## “第五代”批评家印象

..... (272)

## 我与批评

..... (297)

### 第三辑

- 你是普通的花 ..... ——读郭风作品札记 (303)
- 从“问题小说家”到人性的探秘者
- 关于刘心武的笔记 (309)
- “本色”和“角色”
- 关于毕淑敏和她的创作 (324)
- 寂寥和不安分的文学探索
- 陈染小说三题 (330)
- 直面人生，拥抱现实
- 方方、池莉的意义 (344)
- 在凡俗人生的背后
- 跋方方小说集《行云流水》 (347)
- 越出盆地
- 跋周大新小说集《瓦解》 (357)
- “认识你自己”
- 张讴诗集《感情的时间》序 (362)
- 两种中国人形象及其艺术比较
- 读《一个地主的死》和《柏林的跳蚤》 (368)
- 我看“梁旋风” (374)
- 精神的守望者
- 与郭小东对话 (379)

## 说不尽的《废都》

- 与白烨、王绯对话 ..... (389)  
我与小说 ..... (409)

## 附 录

### 他拥有一片开阔地

陈墨

- 《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序 ..... (413)

### 求一个自在、充实的人生

张恬

- 陈骏涛印象 ..... (418)

# 第一辑



## 一个多元的文学时代

十年来，我们的文学经历了巨大的变革，经历了破坏和更新、分化和发展的整个过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说：“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用这种运动和变化的观点来看待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我们就一点也不感到突然了。

这场变革几乎是全面的，它涉及文学的各个门类、各个领域。它的辐射面之宽和震动力之大，只有“五四”时期的文学才能与之相比拟。其间，最重大、最根本的变革莫过于文学观念的变革。而作为这种变革的最重要的特点或最重要的趋势是文学观念从单一向多元的转变。如今可以称为一个多元的文学时代。

什么叫“多元”？人们常常将多元与多样混同。其实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多样只有一个中心，它是从一个中心出发而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多元”则不只是一个中心，而是多中心，每一个中心又表现出不同的形态。这样，新时期文学就呈现出一种千

姿百态、异彩纷呈、眼花缭乱的发展态势。这种发展态势可以说是五六十年来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上所仅见的。

多少年来，我们形成了一种单一的观察文学发展历史的角度，即从单一的社会历史或政治沿革的角度来观察文学发展的历史，结果就以一种规格化的、统一化的社会历史或政治沿革模式代替文学自身的发展进程。是不是可以换一种观察的角度呢？譬如说，从艺术观念和审美观念演变的角度来观察呢？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我就想用这样的角度来观察；那么，我认为，它大体经历了两大发展阶段，即：单一、纯正、封闭的审美阶段——多元、综合、开放的审美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大体分界是在1979年到1980年之间，而作为这两个阶段发展的主要标志则是审美观念从单一化向多元化的转变。

在头一阶段里，人们对文学的要求比较简单：迅速地反映现实问题，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这是文学的社会职能的显示，但又是一种单一的显示。当时，人们大声疾呼要恢复和发扬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响彻文坛的最强音是“真实”，对文学作品（特别是叙事性文学作品）的最高要求是创造典型——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或典型性格。这对“文化大革命”时期、乃至于“十七年”时期，文学对现实主义传统的背离、视“写真实”为异端邪说的“左”的文艺思潮来说，是一种反拨，这种反拨无疑是我们文学的一大前进。那一阶段，每年差不多都有一些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爆炸性”的作品，如中、短篇小说《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西线轶事》、《天云山传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人到中年》等等。

这一阶段，我们文学的审美理想无疑是纯正的，但又是单一的，也就是说，我们认定现实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的审美理想是唯一正确、唯一有生命力、唯一需要加以提倡的审美理想，我们

不承认、不提倡除了现实主义以外的其他各种流派的审美理想；我们把现实主义看成是自足的、完美的、封闭的体系，不承认、不提倡现实主义也需要吸取其他各种流派的有用成分，以便丰富、发展和强化自己；我们甚至视现实主义之外的各种流派，特别是现代主义的诸流派为洪水猛兽，必欲除之而后快。

然而，文学却朝着与某些人的提倡相背逆的方向发展。社会生活越向前发展，越打破封闭性格局而呈现出开放性格局，文学也就越来越出现多元化、多方位、多层次、辐射式的态势。近距离地、迅速地反映现实生活及其矛盾冲突的作品虽不少见，但能够引起社会普遍一致强烈反响的却为数不多。一些中、青年作家越来越不看重文学作品的直接的社会功利性，而更看重在艺术上作独立的探求，注重文学在审美上的恒久性和超越性。文学的分支越来越多：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荒诞派的，感觉意象派的，中国式的现代派的；纯文学，俗文学，纪实文学……文学队伍内部的分化也越来越明显：文学观念、文学主张、文学探求越来越难以统一，越来越多元。人民群众越来越厌弃统一化和规格化的文学产品，在精神生活上越来越追求开放、多样和新奇。文学在审美理想上的多元、综合和开放的格局，也就这样逐步地形成了。

考察文学从审美的第一阶段向审美的第二阶段转变，有两股潮流是特别应该予以注意的，也可以说，这是两股促成审美的第一阶段向审美的第二阶段转变的内驱力。

一股潮流是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诗歌界以当时的一批青年诗人（如今已趋近中年了）——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为代表，悄悄地在诗歌领域发动了一场“革命”。他们对传统诗歌中的僵化观念和凝固模式，表现出一种不驯服的姿态，并且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对诗坛作了一次大胆的冲击。他们主要以

抒写自我（自我的失落和寻求）、张扬个性，表现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显示出自己与图解概念、丧失自我的“假、大、空”的诗歌的诀别；同时，他们又以对内心感情生活的细微表现和象征、意象手法的大胆运用，以及对僵硬的时空观的突破，显示出自己对机械地摹写现实的所谓“现实主义”诗歌的反叛。诗歌界的有远见的理论家热情地把这些青年诗人的努力，称为“新诗的崛起”。不过，这个“崛起的诗群”在当时却遇到了相当强大的阻力。然而，时间却证明了他们的开放精神、他们的现代意识、他们的创新实践，对中国现代诗歌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另一股潮流是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小说界以王蒙为代表的一些作家，在小说领域也酝酿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最耀眼的信号是王蒙在 1979 年到 1980 年间所发表的 6 篇被他自己称为“集束手榴弹”的中、短篇小说——《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风筝飘带》、《布礼》、《蝴蝶》，以及他所发表的几篇关于拓展小说观念的理论文章。这些作品和文章，对传统的小说观念、创作方法、艺术模式等，作了一次虽然温和但却也相当大胆的冲击。如果说，当时人们对这些作品和文章还感到不能理解、甚至不能接受的话，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理解和接受的人却越来越多了；不仅如此，一些青年作者以一种更为不驯服的姿态，对王蒙尚且守护的堤防进行冲决，向传统的小说观念、创作方法、艺术模式作了更大胆的挑战。

这两股潮流表明，中国文学界在艺术观念和审美观念方面，正在悄悄地进行着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实际上是思想解放运动的潮流和开放、改革的历史潮流波及审美领域的一种反映。它的主要特点就是表现为对传统的单一、纯正、封闭的审美理想的反叛，而逐渐向多元、综合、开放的审美理想的归趋。